

梵蒂岡的福音夢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最近中國教會發生了兩件大事，第一就是自本年 2 月以來在全國各地不少基督教的家庭教會被打壓；第二就是梵蒂岡對此不但三緘其口，而且在本年 9 月 22 日，梵蒂岡與中國就任命主教達成臨時協議，教宗承認中國七位「自聖自選」的主教，10 月 3 日，天主教「世界主教大會」第 15 次會議在梵蒂岡開幕，教宗方濟各在開幕儀式上向兩名中國主教表示熱烈歡迎，更一度感動流涕。

梵蒂岡的決定是毫不意外

後者是本文的焦點，可以說，梵蒂岡的決定是毫不意外。2005 年 4 月本篤十六世榮任教宗後，已經就中梵關係問題與北京作出正式商討，梵蒂岡外長拉約洛表示對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感到樂觀。2013 年教宗方濟各繼任，方濟各和習近平展開通信和談判。

2016 年羅馬額我略宗座大學傳教學博士、意大利上智大學研究員甄健湘出版了【福音遇上中國夢：天主教在中國的挑戰與前景】一書，甄健湘曾經在中國大陸生活了 20 年，在書中他十分強調自己的第一手經驗，他主張天主教對中國的看法應該要與時並進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是聯繫廣大信教群眾與政府之間的橋樑，天主教會沒有理由在保持基本教義的同時無法克服政治分歧。

2018 年 3 月 3 日意大利天主教【未來報】發表了甄健湘的一篇文章，題目為「歷史不能等：中國天主教會盼望合一」，他指出：中國和梵蒂岡復和是沉默大多數的共同盼望。他寫道：「教宗方濟各在宗座勸諭《福音的喜樂》中闡述了提升生活社會意識的四個原則，其中就有一條『合一勝過衝突』。中國天主教會的問題從來就不在審判桌上進行，而是圍繞著共融的桌子上來解決。」

耶穌不認同政治革新？

甄健湘博士的觀點似曾相識，許多為中國政府政策辯護的作者都說過類似的話，在下面筆者只是作出簡單的回應。甄博士指出：「在中國福傳，要配合中國的情況。中國人在目前這個歷史轉捩點，自己清楚知道治國的良方，畢竟，又有誰曾領導過一個與中國這般幅員遼闊、人口眾多的國家呢？」這說法是典型的「中國國情特別論」，恕小弟不才，到現在我還不清楚一黨專政和幅員遼闊有什麼必然的關係呢？相反，主流的行政和管理理論都主張大機構更加需要權力下放（decentralization）。

甄健湘博士又說：「耶穌來到這個世界，並不是為了推翻某個政權，他並沒有作任何政治革命的安排，他帶來的是一場愛的革命，為此他付出了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代價。」

筆者並不是釋經學家，但我對這種釋經方法保留懷疑態度，是不是耶穌沒有做過的事情，信徒就不可以做呢？筆者曾經聽過一位教會領袖這樣去批評天主教會：「教皇的服裝十分華麗，但耶穌從來沒有穿奢侈的衣服。」而且，若果耶穌只是強調和諧、包容、愛心的話，那麼他可能不會被釘上十字架，耶穌是跟當時宗教建制的掌權者對著幹，他毫不客氣地批評文士和法利賽人，甚至在聖殿裏面大發雷霆，驅趕在哪裏做買賣的人。

再者，我覺得甄博士所說未免有點「無限上綱」之嫌，爭取社會公義的信徒未必一定要推翻某個政權，舉例說，在 19 世紀基督教領袖查理芬尼和他的追隨者主張種族平等、男女平等、反對不義戰爭；1960 年代美國的馬丁路德金牧師發起民權運動，但他們都沒有意圖要推翻美國政府。

在歷史上的確有基督徒發起政治革命，比較遙遠的例子是孫中山組織同盟會去推翻滿清政府，比較近期的例子也有不少，菲律賓總主教辛海綿是「人民力量革命」的精神領袖，1983 年該運動成功地推翻了菲律賓前獨裁者馬可斯；此外，1987 年南韓基督徒支持群眾上街示威，阻止全斗煥政府專政；波蘭裔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亦是波蘭人民的精神領袖，在波蘭人民推翻共產黨的抗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1989 年波蘭終於成為自由國家；而南非的圖圖主教高調地反對白人政府的種族隔離政策，1994 年曼德拉當選為南非總統，結束了種族隔離。然而，到底他們的做法是否違背了耶穌的教訓呢？這還是留待歷史去評價吧！

對話和協商會帶來和平共處嗎？

甄健湘博士又說：「對話需要時間和耐心，而且常常無法立即帶來成果。懷疑和不友善的對抗，只會給對話帶來反覆和挫折。針對中國，經常出現在媒體中的是教會直言不諱的聲音，和某些政治和人權組織一起，在有關人權問題上向中國政府施壓。……在談判過程中，明智的做法是尋求共識，避免爭議，在很多領域教會可以與中國政府進行合作。」

其實，在過去七十年一些教會領袖和信徒都嘗試通過對話、讓步、合作去解決問題，但效果並不理想。舉例說，1950 年周恩來要求中國天主教徒與梵蒂岡斷絕政治及經濟關係，只保留在精神上和教宗聯繫。上海主教龔品梅妥協而接納要求，但龔主教在 1955 年仍然被拘捕，其罪名是領導反革命集團、勾結帝國主義、背叛祖國。1979 年龔主教向最高人民法院呈教了一份長達 8000 多字的申訴書，但並無回音，1981 年他再次上訴，案件依然石沉大海。1985 年假釋，在假釋期間政府以他不認罪為理由，禁止他接見任何人。

我可以想像到甄博士會怎樣反駁，他曾經說：「然而不幸的是，教會中某些人，可能由於缺乏謙遜，固執地停留在『過去』，並覺得自己永遠都是對的，這也影響了其他人使得無法從『過去』解脫出來。」不錯，過去發生的事未必會再重覆，可是，當發展趨勢繼續留在原本的歷史軌跡上，那麼便大有可能重滔覆轍。

在上個月中梵簽訂了臨時協議，梵蒂岡已經作出了巨大的讓步。由10月8日至11日期間，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舉辦全省天主教教職人員培訓班，湖北省民宗委副主任熊華啟出席開班式，並為學員授課，八十位神父、修女及教友代表參加了培訓。培訓的內容寫著「突出表現為：一是中梵雖然簽訂了臨時協議，但是梵蒂岡插手干擾我國天主教事務的企圖沒有改變，鼓吹聖統制，散發負面言論的手段沒有變，今後手段更加隱蔽、更加多樣化」。梵蒂岡伸出了橄欖枝，但得到的又是什麼呢？

結語

也許，梵蒂岡希望和中共政府修好，從而可以進入這個龐大的傳教市場，並且改善地下天主教會信徒的處境，這是不難理解的。甄健湘博士樂觀地認為，天主教會沒有理由在保持基本教義的同時無法克服政治分歧。筆者並不熟悉大陸天主教的情況，但我知道，基督教會在政府引導下已經逐漸「中國化」，例如教會講道需要加強愛國主義的內容。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領袖必須「擁護黨的領導、政治質素好」。即使梵蒂岡可以進入這潛力雄厚的福傳市場，但福音會否七折八扣呢？

10.19.2018

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Chinese_articles.html